

书 兼 贝

京 剧
冀 繼 云 改 編



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

前 記

“程昱賺書”系已故名老旦龔云甫先生的秘本。龔故后，能演此劇者唯其得意門生趙靜生（臥云居士）一人。自趙逝世，此劇亦即失傳，無復有人能演。今依龔演原本并參考昆曲“賺書”本從事改編。

此劇情節，緊接“徐母罵曹”，程昱諫阻曹操斬殺徐母，將徐母接至他府之后：程昱勸徐母修書召徐庶歸曹，均遭徐母拒絕，乃設計命丫環小春與徐母送綿衣，以反間之計賺哄徐母給徐庶寫了家書；程昱摹仿筆迹，用徐母口氣套寫家書一封，投到新野劉營曹操，誑騙徐庶前來曹營。

改編本增強了賺書的戲劇性，徐母剛烈正直的性格顯得更鮮明了些，同時也針鋒相對地描寫了小春的黠慧和程昱的多謀。把賺書一場作為重點描寫，較原本生動活潑，也使此劇主題更為顯明。

單演此劇，末尾一場似嫌累贅，可以不演；為了保存資料，便于銜接“徐庶走馬荐諸葛”，故仍將末場保留。

在改編過程中，承河北藝校沙立同志大力幫助（三四兩場基本上系沙立改寫），并承河北京劇團賈盛習、郝雁聲、王鈞衡諸同志提供寶貴意見，在此敬致謝意。

龔繼云

1957年1月10日

剧 中 人

曹 操（白淨）——汉献帝之丞相。

程 昱（須生）——曹操之謀士。

徐 母（老旦）——徐庶之母。

小 春（小旦）——程府丫环。

校 尉

旗 牌

第 一 場

（四校尉站門，引曹操上）

曹 操：（引）魏貅虎帳，列刀枪，將勇兵强。

（詩）兒郎如虎豹，

將士似龙蛟，

胸中謀略广，

汉室掌中搖。

老夫曹操，汉室为臣，官拜首相，位列三台。只因徐庶輔佐刘备，曹仁李典不能取胜。是老夫將徐庶之母誑至許昌，令她修書召徐庶前来相助，誰知徐母性情剛直，百般毀罵于吾，用硯击打。老夫意欲將她斬首，多亏程昱講情，才得活命。是程昱將她接进府去，言道慢慢用計使徐庶来降。这几日不見动静，不知是何緣故，不免請仲德进帳問个明白。

来！

校 尉：有。

曹 操：請程謀士進帳。

校尉：丞相有令，程謀士進帳。

程 昱：（內白）來也！（上）

（念）三韜安社稷，

六略定華夷。

參見丞相。

曹 操：先生少禮請坐。

程 昱：謝坐。

曹 操：先生，這几日徐母動靜如何？

程 昱：那徐母自到學生家中，倒也安然，只是並不提徐庶之事。

曹 操：那徐庶若不前來，大功不成，如何是好？

程 昱：丞相不必着急，待學生慢慢設法。

曹 操：那徐老婆子性如烈火，先生須要小心才是。

程 昱：無妨事，學生自有裁處。

曹 操：老夫被她打怕了。

程 昱：丞相啊，（唱西皮搖板）

丞相但把寬心放，

自有机關袖內藏。

辭別丞相回府往，

管叫徐庶來許昌。（下）

曹 操：（唱西皮散板）

劉備不久遭羅網，

東吳西蜀踏平陽，

天下一統歸吾掌，

（白）掩門！（接唱）

方顯老夫是忠良。（下）

第 二 場

(徐母上)

徐 母：(引)白发星霜，居虎穴，何惧刀枪！

(詩)千里风尘来許昌，

奸曹胸中詭計藏，

不图富貴安乐享，

只願万古美名揚。

老身徐庶之母，乃潁州人氏。可恨奸曹詐称吾兒在此，將老身賺至許昌，令我修書召子，使徐庶棄刘归曹。是老身气忿难忍，辱罵奸曹，用硯击打，那奸賊要斬于我，多蒙程昱相救，安置在他府。想这奸賊欺天行事，炎汉江山，恐难保矣！

(唱西皮正板)

恨佞賊謀社稷行事凶惡，

欺天子压諸侯逆礼朝綱（歇）。

高祖爷傳留到当今軟弱，

眼看得汉基業被賊篡奪。

滿朝中文武臣順荐逆禍，

各路的烟塵起累勁干戈。

徐庶兒輔刘备（轉慢二六）用妙策，

襲取樊城惹風波，

奸曹圈套賺哄吾，

来至許昌陷入在網羅。

要我召子入賊伙，

修書使兒来降賊；

忿怒难忍心头火——（转快板）

顺手取硯击奸贼，
刀斧手兩厢齐威吓，
推出轅門要把头割，
程昱請情赦回我，
軟禁曹营悶心窩，
身居虎穴眉常鎖，
願死刀下做鬼魔。

程 昱：（內）嗯吓！（上）

（唱西皮搖板）

适才丞相言囑就，
要与徐母把信求，
迈步且进二堂口——

徐 母：嗯吓！

程 昱：呀！（接唱）

只見伯母怒不休。
伯母在上，侄男拜揖。

徐 母：先生少禮請坐。

程 昱：謝坐。

徐 母：前日帳中蒙先生相救之恩，又在貴府打擾，当面謝過。

程 昱：豈敢。侄男这几日公務特忙，未來問安，恕侄男不周之罪。

徐 母：豈敢。老身有一事不明，当面請教。

程 昱：伯母何事不明，請講當面，何言請教二字？

徐 母：請問先生，那曹操既不斷于我，又不將我送归故郡，是何道理？

程 昱：伯母有所不知，曹丞相禮賢下士，并非奸詐之人；
那刘备冒認宗親，實為漢室之患。丞相匡扶社稷，
求賢若渴，元直兄若能來至許昌，一來侍奉晨昏，
二不失封侯之位，伯母心意如何？

徐 母：程先生此言差矣！

（唱西皮元板）

程先生說此話情理不順，
嫌老身來許昌難歸故林，
劉玄德并非是宗親冒認，
靖王后稱皇叔當世英雄，
奸曹操篡奪心萬民痛恨，
你因何反助那亂國之人！

程 昱：伯母哇！

（唱西皮元板）

老伯母休動怒暫息雷霆，
曹丞相并無有篡奪之心，
皆因是君不明難理朝政，
將權衡賜與了為國良臣。

徐 母：（怒）啊！（唱快二六）

你道奸曹多忠正，
因何殺害忠良臣，
仁孝禮義俱喪盡，
下壓群僚上欺君，
若要老身修書信，
你將我首級帶至曹營。

程 昱：哎呀！（唱西皮搖板）

好一個徐母多烈性，

倒教程昱无計行，
低下头来自思忖——

也罢，

暫將謊言安她心。

伯母不必动怒，既然如此，且待侄男公务完毕，將伯母送回潁郡也就是了。

徐 母：老身性命俱在尔等之手，这送与不送，但凭你們所为。

程 昱：侄男告辞，

徐 母：請便。

程 昱：正是：

剛強烈性徐伯母，

堂堂須眉愧不如。（下）

徐 母：哎呀且住，看这程昱那里是前来問安，分明是为奸曹作說客来了。虽然他与吾兒原有故交，看他面帶忠厚，也难免是一奸詐之輩，嗯，日后倒要提防一二才是呀！

（唱西皮散板）

只道那小程昱礼貌恭謹，

怕的是隱奸詐欺哄老身，

任尔等妙策千般用，

难动我的鉄石心。（下）

第三場

小春：（小春上，唱四平調）

小丫环生来喜风流，
臉兒俊俏性溫柔，
侍奉老爷随左右，
恨他不敢把奴收。

（念）奴家名喚小春，
生得珠圓玉潤，
正在葦蕸年華，
愛穿紅色羅裙，
上下渾身帶俏，
只嘆無人共枕，
一向鋪床迭被，
歡度花月良辰。
都說丫环命薄，
倒願做做夫人。

我，程府丫环小春。来在府下三年已整，来的时候我还是个黄毛丫头，沒想到日子过的飞快，瞧！把我出息得跟小水葱兒似的啦。聞听人說西施是个美人，也不知道我比她美多少。我們老爷把我当朵鮮花似的捧着，鬧得我有点迷迷瞪瞪想三想四的。我心想：要是有个竹竿，我就敢登着上房；要是有个梯子，怕她不敢上天的哪！噯，閑話少說，这两天我們老爷愁眉不展的，他要是喜欢了，說不定誰要倒霉，他要是发愁……說不定我的好福气到啦。

程 昱：（內）嗯哼！

小 春：說着念着，我們老爺他回來啦。

程 昱：（上，唱西皮散板）

徐母无意將兒召，

难取新野成功勞，

低头思想心急躁……

（行弦，圓場，小春在后暗隨）

程 昱：想那徐母，性情剛烈，威胁利誘，不肯修書召子，
这便如何是好？

（小春咳嗽，下）

程 昱：小春，回来！噯呀，这个丫头她倒去了。

（望小春背影想介）

呀！（接唱）

忽然一計上眉梢。（拍掌介）

有了。眼看天气严寒，徐母从颍郡而来，并未携帶
冬衣，不免再命丫环送上綿衣几件，以入子之道打
动于她。

（小春暗上）

小 春：老爺，你回来啦。

程 昱：适才叫你不應，怎么如今却又轉来？

小 春：請老爺寬恕，方才去夫人房中，路过此处，見老爺
愁容滿面，不敢打扰。心想老爺定有什么心事煩
惱，因此轉回侍奉老爺。

程 昱：原来如此，老爺我无有什么心事煩惱。

小 春：没有什么心事，那我我走吧。（走）

程 昱：回来！

小 春：回来就回来。

程 昱：那里去？

小 春：老爷既然没有心事，我在这兒也没用，回我的屋子，想我們自己的心事去。

程 昱：你那里来的什么心事？

小 春：哼！老爷的心事，我們一猜就猜着；小春我的心事，老爷可没法猜。

程 昱：哎呀呀，老爷我的心事，你一猜就着？你且猜来。

小 春：我們不敢猜，再說猜着了也没用。

程 昱：猜中了有重賞。

小 春：我們丫环家，可不敢領老爷的重賞。

程 昱：刁嘴的丫头，你要怎样？

小 春：老爷用着我們靠前，用不着我們靠后，我們做丫头的可不是这样，要說为了老爷囑……

程 昱：怎样？

小 春：常言說的却好：人为財死，鳥为食亡。您看我这花容玉貌的……可又有誰为我……

程 昱：哈哈……！（以扇挑小春）既然如此，老爷就命你办上一樁大事。

小 春：么什大事？

程 昱：命你去到徐母居处，送上几件綿衣。

小 春：又是送东西呀！

程 昱：啊啊，此番去送綿衣，她收也好，不收也好……

小 春：这是干什么？

程 昱：附耳上来。……（与小春耳說介）

那徐母气性剛烈，你要小心了。

小 春：哼，她“气性剛烈”，那才好上咱們的圈套呢！我是見机行事。

程 昱：事成之后，决不亏待于你。

小 春：遵命。事成之后，小春可不要銀子。（急下）

程 昱：哈哈……！徐母呀徐母！任你纔是鐵石心腸，也难逃程昱我掌握之中也。

（唱西皮散板）

好言相求將兒召，

威胁利誘（她）志不搖，

任尔剛强世間少，

难逃仲德的巧計高。

哈哈……！（下）

第 四 場

（徐母上，唱二黃原板）

徐 母：干戈起民不安生灵涂炭，
但願得除奸党扫尽狼烟，
奸曹操行詭計心田不善，
諒老身落虎穴命难保全。

（小春上）

小 春：（念）奉了老爷命，
送衣走一程。

来此已是，待我进去。（進門）參見太夫人。

徐 母：罢了，起来。

小 春：謝过太夫人。太夫人您好？

徐 母：嗯，好。啊，小春姐到此何事？

小 春：奉了我們老爷之命，給太夫人送綿衣来啦。

徐 母：啊？怎么，你家老爷命你与老身送綿衣来了？

小 春：正是。太夫人您看天气日渐寒冷，您来的时候没带防寒绵衣，要把太夫人您冻着，别说我们老爷心里不安，就是小春我也是怪过意不去的。

徐 母：（冷笑）哼哼……！我来问你，你家老爷是怎样嘱咐于你？

小 春：启禀太夫人，我家老爷言说太夫人自颍州而来，孤身在此，并无亲人侍奉，故此命我送几件绵衣来给您御寒，以尽人子之道。

徐 母：如此说来，这是你家老爷一片诚意了？

小 春：（点点头）

徐 母：常言道：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。你将这衣服带了回去，道老身容日面谢。

小 春：太夫人，我们老爷说，务必请您把衣服收下，要是您不肯收下，就得要责罚我。

徐 母：也罢，待老身亲自送还就是。

小 春：太夫人，我们老爷派我给您送绵衣，怎么敢劳动您给送回去！前几回就因为您不肯收下礼物，老爷说我不会办事，一罚就罚我跪一柱香；这回您要再不收下——太夫人，说不起我就要挨打了。太夫人，您体念我们老爷一片孝心，再可怜可怜我，您就收下吧！（跪）

徐 母：（寻思）……（突然地）小春姐！你口口声声言说你家老爷的一片孝心，莫非是想以人子之道打动老身不成？

小 春：啊！这……

徐 母：什么？

小 春：唉！太夫人，您真是圣明之人，一猜就猜出我们老

爷的心事来啦。

徐 母：那你就該从实講来！

小 春：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敢再瞞哄您啦，您是离乡背井，无依无靠的老太太，我是命薄如紙的小丫环，您我都是落到难处的，我就实话实說吧！

徐 母：起来，快講。

小 春：我家老爷言說与徐大老爷有八拜之交，亲如手足。太夫人背井离乡孤身在此，并非長久之計。只为太夫人气性剛烈，不願叫徐大老爷前来京都，因此落得骨肉分离不能团圆。我家老爷定了一計，命我前来送衣，打劝太夫人，只盼太夫人回心轉意……

徐 母：程昱呀，程昱！你果然是个面装忠厚、内怀奸詐之徒！这綿衣我是万万的不收！

小 春：哎哟！这可坏了！

徐 母：何事惊慌？

小 春：太夫人！小春一时嘴快，把我們老爷的計策全都告訴您啦，您这么一不收衣服，小春見到老爷怎样答对？这这这岂不叫我家老爷疑心小春我泄露机关？要是怪罪下来，別說我这个苦命丫头，就是鉄打的罗汉也难逃毒手。那时节，太夫人沒有綿衣穿，冻也冻坏了；小春没人保命，怎么再見太夫人的面！太夫人哪，您得想法救我一救！

徐 母：說得倒也有理，这便怎么处？

小 春：听說曹丞相最不饒人，我家老爷要是稟告給丞相啊……我这条小命……就就算完了。太夫人，您得救我一条活命啊！

徐 母：呀！（唱二黄原板）

小程是命了环綿衣来献，

却原来隐藏着詭計一端，

(小春哭)

那小春哭啼啼泪流滿面，

可憐她为老身受了牽連。

哎呀呀，我倒沒有主意了。

小 春：太夫人，若其不然，您就將計就計，把衣服收下。

徐 母：嗯，不錯，收下衣服，倒可开脫于你。

小 春：多謝太……

徐 母：且慢。

小 春：太夫人，怎么样了？

徐 母：小春，你可是奉你家老爷所差？

小 春：……是啊。

徐 母：莫非叫老身收下这不义之物！

小 春：正是叫太夫人收下。

徐 母：莫非叫老身回心轉意？

小 春：哎呀太夫人哪！您別这么三心二意的啦。我既然把真情实話告訴您啦，还怕您怪着嗎？衣服穿在您身上，回心也罢，不回心也罢，还不全在您了嗎？我要是劝您回心轉意，也用不着这么惶惶受怕的。再說天也冷了，放着衣裳不穿，冻坏了身子骨兒，那徐大老爷远在他乡，不定怎么挂念您哪！他不願叫您在这兒受委屈，你說是不是呀？

徐 母：(有动手表)可也是啊，起来起来，是我錯怪你了。

小 春：您还是快穿上吧！

徐 母：慢来，慢来。

小 春：您又怎么啦！

徐 母：唉！徐庶兒呀（泣）！

小 春：太夫人您就別再難受啦。

徐 母：小春，收下衣服，怕的是你家老爺還是逼我回心轉意，你看如何是好？

小 春：依小春看，您要是拿定主意不讓徐大老爺前來……

徐 母：老身主意已定，至死不叫吾兒前來！

小 春：那您——干脆，給徐大老爺寫一封書信，告訴他別來不就得了嗎！

徐 母：嗯，……無人投送，也是枉然。

小 春：（出神）這……

徐 母：（看自己衣服，想出計策，身段）

有了。我將綿衣收下，就命你將老身這件舊衣帶給你家老爺，請他捎與吾兒，使吾兒感念程大老爺之恩。你家老爺見老身如此，也就不再為難老身了。

小 春：喲！我那老太太，這可不是鬧着玩的，徐大老爺要是一時想錯，見了衣服，當作是您叫他前來，那可怎麼辦哪？

徐 母：（冷笑）哼……！你那徐大老爺是有心之人，見到老身舊衣，定然想起父母養育之恩，他，他，他不會辜負父母之教啊！

（唱二黃散板）

只怕兒郎功業毀，

那得鴻雁捎書歸？

一片衣衫如父母，

北地飄零知為誰。

小 春：太夫人，您別太高興了。依我看，叫徐大老爺拿着您的衣裳猜“燈虎”，總怕有個陰差陽錯呢。

徐 母：哦哦，衣包之內，暗藏家書一封，你看怎样？

小 春：放在衣裳包之內，只怕被人覷見，不給投送还是枉然哪。这……

徐 母：这……縫在衣內，你看如何？

小 春：嗯——对，对！只好如此。

徐 母：小春溶墨来。

小 春：是！

（小春溶墨，徐母寫信）

徐 母：（随寫随唱四平調）

亲生骨肉分南北，

千里捎得旧衣回，

他乡莫洒思亲泪，

但願不把母命違，

小春姐，更衣来。

小 春：是。

（排子，更衣介）

小 春：叫我来縫吧。

（行弦，小春縫衣，縫畢交徐母驗視）

徐 母：快快拿回去吧，

小 春：告辞了。

徐 母：（喜悦地）哼，詭計多端的丫头！

小 春：（一驚）啊！（將包袱丟落地下）

徐 母：你慌的什么，快快去吧。

小 春：啊啊，是，多謝太夫人啦。（急下）

徐 母：（深思）唉！

（唱二黃搖板）

这丫环甚聪明叫人憐見，